



山间日晚,燕儿归巢。  
红稀翠盛橘初小,绿苔遍地青春老。  
下庄村腹心处,有一排平房,一方小院。小院上空,风动处,国旗飘飘。

这是下庄村小。

学校里唯一的老师张泽燕,16岁高中毕业,就接过了老父亲手里的教鞭,一接,不觉已是四十年出头了。

他是一只驻守的老燕。先后教授了300余名村里的孩子,其中有20多名学生考上了大学。

纷纷扬扬的雪花一般的粉笔,写过多少别家新燕的童真与希冀。

陪伴,目送,守望,是他为自己刻下的宿命。

他说,燕儿啊,从这山窝窝里飞出去,练就了一翅好羽,还是要归巢的。

在下庄,有两个人的名号,只要一提,没有人不知道的。

村主任毛相林,人称“毛矮子”,他是下庄村的领头雁。村医杨亨华,是下庄村无人不晓的大力汉。

杨亨华到底有好大的力气?村里人不晓得。公路未通的时候,只见他身背重物一路攀援,别人歇三歇,他都不得歇一歇;修电站的时候,一根钢管、一根弯管,几个人抬着走还大汗淋漓。有好事人说,大力汉,你凭么里叫大力汉?你一个人把这两根钢管搬动,我就服气。杨亨华没说话,俯身下去,自己起肩、上肩,扛起走了近百步,愣是把起哄看热闹的一群人看得目瞪口呆噤了声。有人说,这两根管子有近700斤。

生在有“落地为粮”之称的下庄,一身的好力气,才是一个合格的庄稼汉。凭借这一身力气,杨亨华种小麦、种洋芋,样样庄稼都不赖。他有力气,也舍得用力气。点麦子,他把腰弯成一把弓,日头挂多久,他就干多久;上肥了,他挑着两桶农家肥,在曲折的田坎上身轻如燕、健步如飞;收割时,一把镰刀在手,划出道道流畅的弧线,像一阵风过,地里便只剩一排排整整齐齐的麦茬儿。只要不是老天爷作怪,杨亨华家的庄稼,从来都给了他丰厚的回馈。

饶是如此吃喝不愁,家里也是并不富裕。四围都是绝壁,杨亨华再怎么天生神力,也扛不走这巍巍挺立的四面山哪!家里喂得圆滚滚的大肥猪,收的堆成小山的粮食,除了自家吃,别无它途。杨亨华把目光投向了出村的山崖。

不修路,下庄村就不可能有出路。杨亨华深深

# 归巢(一)

何勇

地明白这个道理。所以,村主任毛相林召开村民大会,提出修路的想法时,杨亨华是第一批站出来拥护和支持的人。他说:“下庄人又不傻又不呆,哪个辛辛苦苦爬半辈子都看不到亮?就是困在这个山窝窝里啦!毛主席,再苦再难路要修!我就一句话,该投钱我投钱,该投劳我投劳,绝不拉修路的后腿!”

杨亨华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。修路时,他们四组还有不少人在外地打工没有返家。上工地了,一队人马马,一半妇女半大娃,杨亨华上下左右找了半天,愣是没见着几个男人。顶着大力汉的名头,就得干出大力汉的样儿,杨亨华默默地提起钢钎,向岩石最厚最硬的地方走去。

大锤挥起,重重地砸在钢钎上。饶是杨亨华再孔武,也觉得虎口震得生疼。碎石飞溅,簌簌地往下落。这样炮声隆隆尘烟弥漫的场景,杨亨华一呆就是几个月。体弱的妇女,就负责从山脚下的家往上运送补给——洋芋、面条什么的,就是修路人的伙食;半大孩子,就拣着跑腿儿,做炮引这些相对轻松一点的事儿来干。工地上没有一个闲着的人,但是,最苦最累的,一定是杨亨华。他的锤头起起落落,手臂上腱子肉油光闪亮,仿佛把他超乎常人的力气全用在这一件事情上了。

一晃就是个多月。逢着一个下雨的日子,杨亨华回了趟家。媳妇一个人忙里忙外,累得像个经年的风车,干瘦干瘦的,繁重的农事填满了她的生活,却不能停下来歇上一晌。看见杨亨华风尘仆仆进了家门,眼里都是不忍,嘴上可不留情:“是那股风把你这个稀客吹回来啦?我都以为你往啊工地上找不到回来的路啦呢!”

到底日子嘴豆腐心。这边刚把一大桶猪食倒进食槽,转身回厨房去给男人煮了一碗腊肉鸡蛋面。

“你又不是不晓得,我们这个组,尽是几个妇女,还搭几个半大娃。我不守到攒劲搞,哪个得行嘛!”杨亨华吸溜着面条,“熬过这段时间,等路修通啦,就好啦!”

路修通就好啦,是所有下庄人的信念,是他们联通外面的世界的血脉,也是打破宿命改写子孙命运的唯一途径。

天刚放晴,杨亨华就回了工地。刚放过后,灰雾漫天。他正拄着钢钎,眯着眼观察上方石崖的状况,只听得后有纷杂的脚步声,有人喊:“杨亨华!你哥哥那边出事了!你快去看一哈!”

杨亨华脑袋一懵,甩下钢钎就跑。哥哥杨亨荣分修的路段,正在鸡冠梁对面最悬最险的地方。杨亨华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完了!

万幸,杨亨荣捡回了一条命。

也是放炮之后,杨亨荣等上边的石头都没什么动静了,就钻出来,砌路基坎子。上头偶尔有小碎石滚落,对于他们这样剖开绝壁修路的人来说,都已经习以为常了。他正专注地敲着手上一方石头,还没来得及往下放,头顶一阵异响,不及抬头,一团

黑影已砸到身前。

乡邻们把他从石堆里刨出来,又辗转送进巫山的医院。醒来的杨亨荣腰椎骨钉上了钢板,腰部以下完全没有知觉了。

杨亨华白天修路,晚上躺在简陋的工棚,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他是个赤脚医生,他心里最清楚,哥哥杨亨荣再干不了重活了。家里的顶梁柱垮了,他这一家人怎么办?医生说,看恢复情况,后续还要继续做手术,钱从哪里来?

杨亨华看向头顶。天幕如拱,星子稀疏。原来山半腰看天,也还是那么辽远。杨亨华翻身坐起,抽了一支烟。

路虽远,久行必至;事虽难,做则必成。下庄的路通了。杨亨华就踩着这条毛路走出了山窝窝。他的脚步又轻快又坚实,一路山石依旧巍峨,但被下庄人用血和命重塑过的山腰,已然通达山外。

大力汉杨亨华,像一只矫健的燕,飞出了下庄。他去了三溪,干的却还是熟悉的活儿。钢钎大锤在手,杨亨华就还是大力汉。他承包了一段公路,又组织了一帮人,干起了小工程,成了小包工头。

修过了下庄的绝壁天路,再看哪一段路都平平无奇。干完一段,杨亨华就有了名号。大家都知道,这个来自下庄的大力汉,不光力气大,还能吃苦,也能带好下边的工友。这样靠汗水和真诚垒起来的口碑,让杨亨华有了更多的活儿可以接。打水井啦,修池子啊,很多小老板看不上了的零碎活儿,杨亨华都接。只要他接了的活儿,就跟从前修路一样,一定给你弄得板板正正毫不马虎。那是杨亨华小半辈子侍弄庄稼养成的习惯,你不欺地,地不欺你。更别提修那山崖上的路:一个炮眼儿打不正,炸药雷管就白费;一次钢钎撬不对,就有可能跟呼啸而下的山石一同坠下河。这样环境下走出来,从来不会跟生活敷衍。

干工程渐渐鼓了腰包的杨亨华,在骡坪场镇盖起了五层楼房。婆娘娃娃也都住了上来,毕竟场镇上更热闹更方便。再说,孙儿就快上学了。把杨亨华叫“大力汉”的少了,喊“杨老板”的倒是越来越多。渐渐地,杨亨华回下庄的次数少了。

哥哥杨亨荣打来一通电话。他腰椎骨上安着的钢板像一块晴雨表,逢着潮天连雨天,腿就肿得像发面包子。现下打天干,腿竟然也肿起来了。杨亨华细细看了一回,道:“恐怕就是那钢板作怪。前头一直手头紧,现在手头也有一点钱了,你去把这手术做了吧。”

拖了几年的手术终于做了。取了钢板,又休养了段时间,杨亨荣慢慢地能自己下地略微走动了,再后来,虽然两条腿不太听使唤,好歹也能拄着拐仗四下走走了。

春风绕山。鸟雀子只管在枝头喧闹。

这天,杨亨华骑车回了下庄,看看田地。虽说没有荒着,到底少人侍弄,草都生得快跟庄稼分庭抗

礼了。

在哥哥杨亨荣家,遇上了故人。

村主任毛相林白衣黑裤,捞着袖管,正跟哥哥聊着什么。看杨亨华进来,站起来就一巴掌拍在杨亨华手臂上,哈哈一笑道:“哈个咋,大力汉回来啦嘛!这硬是个稀客哟!”

杨亨华笑着递过一支烟。两人抽烟,摆古。说起村里的近况,毛相林随口烟,吐出口烟雾:“大力汉儿,你看到了的嘞?现如今我们下庄,路越整越好啦,些年轻人往外跑不是个事呢,不想法搞点产业留住人,二回这个村里头,就光剩我和你哥哥这些老家伙呢!”

杨亨华凝神看对面这个人。拼尽老命修路,已经耗去了毛相林的盛年。路修了,下庄就好了吗?显然不是的。路通了,交通便利了,小燕儿都扑棱着翅膀往外飞,若是一去不回——下庄,便成了空巢。

大力汉的照片,贴在了村卫生室的墙壁上。杨亨华又回来了。从赤脚医生到下庄村医。

下庄村医杨亨华,安排老婆在骡坪场镇上带孙儿读书,自己又拾掇起房子田地。只不过,虽然还是种地干活,他已经不再是单靠一身蛮力的大力汉了。

他种小麦。麦田里青绿有致,依旧拾掇得清清爽爽。麦子还是老品种,做出来的麦面,爽滑筋道,唇齿留香。市场上卖三元五元一斤,他卖十元一斤还供不应求。村里像他一样,种植小麦的农户还有很多,每到麦收时节,好多场镇、县城的人开着车来买麦面、加工面条。

村里发展起水果产业。像修路时一样,杨亨华依然是跑在最前面的人。西瓜藤流水一般沿着地表匍匐蔓延,长出青绿的蔓,油绿的叶。小西瓜在日光里睡得香甜,等到雨水降临,它便嘟嘟地只顾往外鼓。等到日头渐烈,西瓜又实在鼓得肥胖,肚子上的筋脉幽深起来,瓜蒂纤瘦下去,这便可以采摘出售了。数村里彭仁松西瓜种得最多,足足有两亩多地。三轮车突突地跑起来,西瓜就送进了百家千户。有一次去县城办事,杨亨华惊奇地发现,好些水果摊上售卖的本地西瓜,都写着“下庄西瓜”的字样——真是不敢想,下庄的西瓜都变成金字招牌啦!现下村里的柑橘、桃园办得如火如荼,可也少不得杨亨华的份儿!现在呀,他是村里的综治专干,负责柑橘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管护工作。他自己的六七亩地,200多根柑橘,去年也小有收成。他算了算,等到了盛产期,这些个柑橘树,就能供老婆孩子在场镇的生活啦!

抬眼望向四围青山,杨亨华有些唏嘘。英雄已近迟暮,“大力汉”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,好在蛮干不如巧干,守住了下庄的绿水青山,也能干出个幸福家园!这只曾经飞出山窝窝的燕,折几个弯,又飞回了巢前。

燕归巢,天未晚。



## 诗雨

### 关于春天的诗

李成燕

#### 漫山开遍李子花

我想篡改的歌词  
被披波洼洼抢先改编  
也许再过几天  
抖音真就会火起来

我对超高的点赞并不看重  
倒很在意李花的萧管  
它刚被蝴蝶按住笛孔  
又被蜜蜂松开

这不是简单的喜鹊雀跃  
是蜂蝶的甜言蜜语  
在不断刺激李花的灵感  
李花满山,断不怕歌词遗忘  
再不济,我也会  
像歌星一样即兴创作:  
每一朵花蕊都有来生

#### 二月以来

花下挥锄的老人挖出来对比  
除此,不知歌词  
“二月里来好风光,家家户户种田忙”

算不算一种对比  
他挖一会儿,又拄锄望一会儿花  
花却一直望着天空,有时也望望他  
不知这又算不算得对比。可他知道

歌词里的“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”  
绝对结不出对比  
老人深翻土地的时候  
有花落下来,想再生,或化为泥

于是老人就跟着二月一起轻吟  
这次倒真不是对比,是对应

## 一幅画

江伟

纸香烛前。春日暖阳下,它们依旧透露着温润的色泽。兀立的墓碑,拱立的坟身,一如老人抗争病魔不屈的头与脊。能让我们慰藉的是,在我们想将最想说的话与老人时,不再听见那阵阵让她撕心裂肺的咳嗽。

艰难拉扯间,儿女们长大成人。老人常去的地方,是河对岸十五公里外的小煤矿,一次次地挑上煤,一次次再返至县城贩卖,那些伐薪烧炭南山中的男工们,无一不被这个经年包裹煤尘的女人震撼。在其它的日子里,老人还会帮那些家户人家,弹棉花做棉絮贴补家用。这样的日子,在希望中坚韧地重复;这样的日子,儿女们在健康中长成着;这样的日子,老人终患上了极重的肺心病。此病,自此不肯稍离,折磨老人并终其一生。

都说百姓爱女儿,老人却儿女都一样。大女儿的青春早逝,成为老人心中永远的

痛。好在懂事的么女儿,用自己的孝意日复一日地抚慰着老人。爱女及婿,爱婿一如子。除非老人卧床不起,我的每次前往,老人皆如过节一样:一大早,就会在闺间灶头忙活开;一半晌,就会摆出一桌好饭菜来。然而,每到喊开饭,老人又会坚决不上桌,只是歇靠在一旁躺椅上,一叠声地重复:多沾菜,多喝汤,汤养胃。歇息下来的老人,会强忍着咳嗽,不时周身剧烈地颤动,不时用一双青筋毕露的手去捂嘴,可怎么努力,终也掩盖不住。

老人的娘家,在湖北黄陂。娘家经营榨油坊,家境尚算殷实,故而得以自小习会花鸟,观读诗书,那个时代,这样的开明已是难得。一个女子艺专出来的艺术女子,与其时其地驻军的年轻军官,自此相识相知相爱。自此,溯流而上的爱情,一爱就近七十载。作

## 花开花笑

张春燕

天使张开的翅膀,护卫着中间两个穿着镶白边黑衣的、萌萌的小生命。它们刚刚从春日的酣眠中醒来,几分好奇,几分紧张地张望着这个多彩世界。

尤其让我恋恋不舍的,是胡豆花的香味儿。那是一种给人宁静、安适和愉悦的甜香。这香味儿,是天使们挥洒在人间的芳馨剂,一种可以让人对接下来的收获充满甜蜜向往的迷人气息。

油菜花是开得热烈繁盛、汪洋恣肆的花儿,是跟蜜蜂们签有深度合作协、业务往来最密切的花儿之一。无论平地与山坡,只要春风带着笑颜与暖意从它们头顶掠过,它们就齐齐回报以金灿灿的微笑,直笑得花枝高高低低地弯下腰,直笑得片片花瓣在空中飞舞,直笑得点点花粉温柔地扑打人的脸。

油菜花的香味儿也很特别,是那种并不远远地撩拨人的嗅觉,而当人们走近,却能嗅到的那种浓得化不开的醇香。这跟用花开后长出来的油菜籽榨的油倒有异曲同工之妙:都是自然的浓醇美好,不带一点儿水份,不掺一点儿杂质,不留一丝异味。让跟它们

在一起的欢喜与期待,也浓醇美好,没有杂质,没有隐忧。

桃花和李花,都是姿容秀美、个性独具的生命,它们的香味儿,都要走近方能闻到。它们总是将积蓄了一年的爱与能量,化作初夏清香脆甜的果实。而花开时不见叶片的玉兰,花瓣舒展饱满,丰腴莹亮,开得满树繁丽,让人满心震撼。

所有这些在风中轻扬、在我眼前绽放的花儿,似在告诉人们:春天里,每一种花儿都值得亲近,值得期待。

走出这天然花圃,蓦然发现,不知何时,衣服上沾到了几片散落的花瓣和花粉。我很自然地联想到汪曾祺在《关于想象力》里谈到的聪明画师处理“踏花归去马蹄香”画题的事儿:“他画了一个人骑了马,两只蝴蝶追随着马蹄飞。”画师细致的观察与卓绝的想象力,尽在那两只追随着马蹄的蝴蝶上了。而普通如我这样的赏读者和写作者,在不同的时间与地点,以不同的视角和心境,与花儿相视对话,对花儿、对春天、对生命现象的观察和认知,每次增加一点点,积累起来,冀

一幅花鸟,端挂书房,二十年如一日。

画非出自名家里手,而是岳母生前所作。还是女儿刚进小学那年,病卧于床上的老人,坚持着要给孙女一件特别的礼物,断断续续月余,老人终于画完一幅花鸟来。其时,老人已七十有八。画是竖幅的,高两米出头,宽一尺盈余。画面上牡丹簇拥,蝶鸟相映:十来朵牡丹竟展花蕊,惟居中那朵还初现着花骨朵儿;枝头上双飞蝶翻舞,闲庭间比翼鸟信步。画的左上角,留有老人题记:希前途以鲜花争艳,江之韵孙女留念。我不怎么懂画,但那花骨朵儿、双飞蝶、比翼鸟,至今感动着我,不减丝毫。特别是,那则题记,每每让我难以释怀。

每年的春节,我都会为其细细拂尘;其它日子里,它就那么静静地端挂着的。

只是,去年初五夜,画幅下轴竟自行脱落!到现在,我都百思不得其解。难道,有某种东西在应验?再想想,或许,是和初三那天扫墓有关吧。

往年年初三,都是老人生日。不同的是,老人生前最爱的那些水果,而今摆放在了黄

那一刻,我感觉自己真是太富有、太爽了!很想做一个跼起脚,仰起头,伸开双臂,拥抱这无边风景,无限美好的姿势。可还是有那么点儿不好意思,只是睁大眼睛,贪婪地看;张开鼻子,尽情地嗅。将陶醉神驰的姿势,留存进想象里。

在心中,我的眼睛,我的双手,伸得更高,更远,更广。

那是3月里,一个雨后初晴,风清、气朗、土润的日子。

站在窄窄田埂上的我,被前前后后的花包围着,簇拥着,熏染着。从都市水泥森林,一下子走进绚烂花海,脑子里所有歌咏花儿的佳词丽句倏然远去,只留下清新纯粹、简单自然、无需言述的欢喜。

我的前面,是大片的菜地,盛开着温柔敦厚的胡豆花。稍远处,是边坡,灼灼的桃花和莹洁的李花,向我送来春天的问候。我的后面,是将亮丽的金黄铺向天边、牢牢攫住人眼球的油菜花。再后面,半山坡上,是没有一丝杂色、高洁纯美的白玉兰。

我前面的胡豆花,或许因为开在低矮处,或许因为色彩不那么鲜亮,又或许被深掩在繁盛的绿叶间,没有春天大多数花朵那样灼人撩人,所以在旅游达人、网红作者的文章、图片或视频里,几乎找不到它的身影。可胡豆花也是花呀,是有着别样姿态和韵味的花儿。紫中带白或白中蕴紫的外层花瓣如



## 《山村无处不春色》

吴树业 / 画

